



老友周敦

◎周建忠

《送别老友周敦》：“凄风苦雨洒江天，名列瀛洲册府仙。指点醍醐凝伫久，谐云湛露滴成穿。临风玉树少年慕，对月荷池白发煎。除却青春谁作伴，拈香一别落虚弦。”

周敦，因同辈反文排名而用繁体，我记得他的一个姐姐叫周敏。他主讲《形式逻辑》课程，符号表格，从容板书；循序渐进，学养扎实，深得历届学生追捧，号称名师。但他是原南通师专两年专科毕业，《形式逻辑》是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跟随权树威名师进修而来。他到扬州师范学院不久，权老师喊进修班学员发言，问：“周易文同志在吗？”他举手回答，我叫“周敦”，现场轰动，由此成为著名师徒。权老师，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风度潇洒，人人敬服。

周敦是一个全心全意专心致志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务工作者，自称“婆婆嘴”，虽然啰嗦也要反反复复强调，爱生之心时时流露，对自己的工作很投入很满意很陶醉。尽管讲课一流，几乎不写论文，评职称只要校内副教授，工资处于副教授与讲师之间。我与周溶泉力劝，凭你的智商水平，评个副教授足足有余。后来，他写形式逻辑论文，居然有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他激动得不行。并且顺利评上全国粮票副教授。我鼓励冲刺教授，他说这辈子副教授足够足够。

1983年，他任中文系副主任，分管学生工作，我任中文系党总支组织委员；1986年，我们一起任中文系副主任，我的师傅姜光斗老师任系主任，配合默契，中文系声名大振。后来，姜光斗老师出任南通市民盟主委、南通市政协副主席，我们请周溶泉老师出任系主任。我、周敦与周溶泉构成名动一时的“三周”，没有搞不定的事情，学校书记、校长对我们尊重有加，有时也迁就照顾。那时每年有十几个人评教授、副教授、讲师，我们三个人分工，大家的申报书上，我写教学、科研评介栏目，周溶泉写总评栏目，周敦写思想政治表现栏目，我们从不打草稿，一边聊天一边流水写完。我将周敦写的开头能够背诵“该同志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诚实，光明正大”，周溶泉说我写的“入骨到位，非上不可”。1994年，周敦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我任中文系主任，再次成为“最佳搭档”，迎来中文系历史大发展的重要阶段。

1996年，我任教务处处长、副校长后，他继续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中文系主任。他开了一门新课《公共关系学》，一下子脑洞大开，通透了很多。为人处世，突飞猛进。

今年6月27日17时35分，周敦因病去世，享年82岁。我夜里惊闻，彻夜未眠，虽然是首阳第四天，身体虚弱，第二天一大早仍然去灵堂送行。



放牧

◎陈顺源



芬芳一叶

我的表舅陈静生

◎朱广英

认识表舅陈静生，是从外婆家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开始的。小时候，外婆常常将我抱在手上，指着家中唯一的玻璃镜框中众多照片让我认，特别是居中位置那张五寸二人合照，照片中的人是我表舅陈静生、舅母沙振芳。

舅舅是母亲的表弟，他比母亲小三岁，他们表姐弟小时候常在一起玩。后来，母亲婚后和父亲一道去海安谋生，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年我们与表舅失去联系。外婆辞世前，十分挂念静生表舅，记得外婆清醒时，她望着墙上模糊的镜框，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广英你要记住，静生舅舅在北京，在北大教书。”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静生舅舅淡忘了，直到2004年我女儿小学毕业。这个假期，我决定带女儿去北京看望静生舅舅。临行前，我与舅舅通了电话，我分明感受到他的京腔普通话里夹杂着乡音，乡音一下子拉近我与舅舅之间的距离，我渴望见到熟悉又陌生的舅舅。

当我敲开舅舅的家门时，迎接我的是一位微微发福的长者，和我记忆中照片上的青年有些不同。舅舅儒雅而温和地问我：“你是广英吗？”顿时，我感到心中温暖：“舅舅，我是广英。”进屋后，舅母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水果款待我们。两位老人变化比较大，不过我还是从他们的表情里，找到某种熟悉的神情。当我把个人散文集《青青的印记》交到他手上时，他眯起眼睛笑着说：“原来广英还是一位青年女作家。”我们快要离开时，舅舅从他的书房拿了两本发黄的小书给我女儿，一本是《高等数学公式》，一本是《英语辞典》。舅舅另外拿出一份北京大学校报递给我说：“报纸带回去给你母亲。”

第二天，我带女儿又来到北大宿舍楼，舅舅、舅母依然很热情，舅舅对我说：“广英，我粗略地看了你的书，书中有不少好文章。我想问你，除了散文外，你还喜欢哪种文学体裁？你想在哪种文学体裁上发展呢？有没有主攻方向？”我回答舅舅，想在长篇小说上下些功夫。舅舅鼓励我说：“那就多读中外名著中的长篇，特别是你有兴趣的、对你创作有启发的书要精读……”与舅舅的交流让我感到心情愉悦，如沐春风。

午饭后，舅舅兴致勃勃地陪我和女儿来到北大，来到未名湖、北大图书馆、北大博物馆、水塔等景点，

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了北大的历史，听得出舅舅对北大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那天，我和女儿离开北大时，已到傍晚，与舅舅告别，我再三邀请他和舅母常回家乡走走，舅舅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年逾古稀了，明年我若回如皋，一定去看望龙锁（我母亲的乳名）姐姐！”

第二年仲春，舅舅与舅母果然回来了。他们在姨娘、姨父的陪同下，来到我父母那里。舅舅见到我母亲后脱口而出：“龙锁姐姐！”我发现舅舅与我母亲的眼里都有些湿润，几十年来他们姐弟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没有了，舅舅是个很率真的老人，这时，他又转身对我说：“广英，你母亲年轻时很好看呢，现在我们都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这时，父亲走过来。我介绍：“舅舅，这是我父亲，他从市政法委退休了。”父亲温和地递了一只茶杯给舅舅说：“陈教授请喝茶。”舅舅接过茶杯，打量起我父亲。父亲接着说：“陈教授，您是如皋的骄子啊！”

舅舅、舅母回北京了。一天傍晚，我回去看父母，发现父亲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手中还拿了一支笔在做笔记，我走近一看发现父亲正在看舅舅让我带回来的报纸，我说：“我舅舅厉害吧！”父亲认真地看着我说：“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是相当的厉害”。母亲走过来对我说：“你们在说什么？嗓门那么大。”我对母亲说：“妈，噢不，龙锁儿妈妈，那张报纸你看没看呢？”妈妈笑着对我说：“死丫头没大没小的。那报纸你们看了就行了，静生是我表弟我咋能不了解他。”父亲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那是舅舅在第二届国际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大会上发言的留影，对我说：“广英，你静生舅舅是国家了不起的环保方面专家，他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环保专业的创建人之一和长期主持人，是我国最早从事环保研究取得卓著成就的学者，了不起啊！”

从父母那儿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一位中等个头、眉清目秀的如皋青年，迈着笃定自信的步伐，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登上了开往远方的火车……

舅舅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1953年，风华正茂的舅舅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大任教，教学研究一肩挑。20世纪60年代研制成功适于农村使用的饮水除氟方法受到周恩来总理赞许。70年代在北大创建全国第一个地学环保专业。1984年，舅舅作为

国家派出的第一批赴美学者去学习深造，学成归国后，他一直在地理科学、地球化学与新兴环境科学的交叉领域内从事教学与研究，他对我国的土壤元素分布、重金属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影响、陆地水质演化和水体沉积物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姨娘家，我跟舅舅聊起长江，聊起黄河，以及两条大河的水质。舅舅说：“你们知道长江黄河在我心里的重量吗？特别是我乘飞机时，我看到的长江和黄河就是两条巨龙，一条青龙叫长江，一条金龙叫黄河，多么壮观啊！张明敏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心潮澎湃，激起我穷尽毕生之力去呵护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愫，我们的两条母亲河！千百年来恩泽着我们的中华民族啊！现在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升级，两条巨龙却在痛苦地呻吟！你们听到了吗？”舅舅喝了一口水继续缓缓说道：“放眼全球，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差，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是一个有点知识的地球‘清洁工’，几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黄河流域是我研究的重要区域，我首次计算了我国河流颗粒物的平均组成，并在加入中国资料的情况下，重估了全球河流颗粒物的平均组成；现在我在进行我国河流水质变化研究，用大量翔实资料，揭示近30年来长江水质的酸化趋势，我在《中国工程科学》创刊号上发表《长江水质的酸化趋势与黄河水质的液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文章不但引起同行学者的热议，而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大自然在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敲响警钟！人类必须善待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能随意污染它、破坏它……”

舅舅和他的研究组的同事们曾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我国《绿色食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基础。舅舅长期参与研究的“持久性污染物的环境界面化学与控制技术原理研究”科研项目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与舅舅面对面交流，就是与一位睿智而又具有忧患意识的、国际著名的环境科学专家交流，我深深感到舅舅的心灵博大，他深深地热爱着这颗蓝色星球，他用一辈子心血无怨无悔、执着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地球“清洁工”。

今年92岁的舅舅在加拿大安度晚年，也许，他再也不能回到如皋，但是，我深知，舅舅的心里，永远装着故乡的土、故乡的水、故乡的云和故乡的亲人。